

邓小平给“铁娘子”遮羞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之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率英国代表团离开人民大会堂。当撒切尔夫人步出大会堂沿着长长的台阶缓缓拾级而下时,突然,她的右脚不慎滑了一下,形成了一副单腿跪倒的姿势。恰好被参加国际刑警联席会议的美国警察总监斯米洛拍摄下来。当时陪同撒切尔夫人一块出来的邓小平得知后指示:把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

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朱恩涛说出了自己的方案:主人邀请客人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有一条严格的纪律,即参观者不准携带任何物品入内。斯米洛的相机也不能特殊,名正言顺地交与纪念堂工作人

员保管。只要相机在中国人手里,有5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公安部刘复之部长慎重地说:“要注意分寸,这只是我方的计划,万一计划赶不上变化,要迅速通知我。”朱恩涛点头:“你给我一名光学专家,另外,向北京京剧院借一台《智取生辰纲》的折子戏。”“折子戏,要它干吗?”“以防不测!”

第二天,朱恩涛向斯米洛提出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他竟连连摇头:“NO!NO!我对政治老人不感兴趣。”

“那就参观瀛台,那是囚禁清朝皇帝的地方。”斯米洛有了兴趣:“皇帝的监狱?去看看。”

“这哪里是皇帝的囚牢,这明明是上帝的天堂!”斯米洛被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陶醉了。

突然,一股水柱从草丛里喷射出来,把朱恩涛和斯米洛全身淋湿。一名园丁吓得慌忙从树丛中站出来,连声道歉。原来他正在这里安装喷水管……斯米洛脱下外衣,把相机交给了中国陪同张剑。

朱恩涛提议说:“我们先去涵元殿观赏京剧,看看古代的梁山好汉是如何造反的。戏看完了,我们的衣服也送来了。”

涵元殿里,《智取生辰纲》开始了。可5分钟后斯米洛有些不耐烦了。偏偏这个时候,张剑传来消息,相机有密码程序,光学专家无法打开。

他马上吩咐张剑:“电告刘部长,让公安部马上派一个解码专家。”他回头对京剧院的负责人刘锦说:“换戏!”

“换戏?”“换《三岔口》。”“你说说换戏就换戏,咋换?服装、道具、演员都没有,怎么办?”“我不管,想想办法。”

刘锦无法,亲自登台。《三岔口》引得斯米洛连连击掌叫绝。

戏近尾声了。斯米洛对朱恩涛说:“请把我的照相机拿来,我要拍几张剧照。”朱恩涛说:“别激动,最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剑终于出现了。朱恩涛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一周后的一天,朱恩涛上班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刊登有一则消息:《香港将成为“铁娘子”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那张经过专家处理过的照片赫然在目:一个“醉意朦胧”的太阳拥抱着色彩迷蒙的“铁娘子”,那跪下的腿和弯曲的脚在阳光下闪烁中虚化了……

摘自《书报文摘》

请别太“吉尼斯”了

陈文祥

兴,你我都可以成为吉尼斯纪录的创造者。按“成年礼”只需人多、规模大的思路,无限扩张和延伸,什么世界首次的“中年礼”、“老年礼”、“师生礼”能生出一大摞;再说,鞭炮加长你不会吗?

在惊叹国人的“申吉”功夫时,我在想,开放的外国人为何鲜有这种“想像力”和“创造力”呢?1955年第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书中共有12个项目,包括运动、科学、商业、建筑、自然界等,

其中1/4是有关运动的内容。我不知道,中国当下申报的或已申报成功的吉尼斯纪录,有几个与运动有关?又有几个没有背离吉尼斯弘扬人类智慧精神内核以及挑战极限的宗旨?在诸多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上,有几个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又有几个是真正含金量打的?

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较强,是中国的国情。打造

节约型社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每个中国公民应具备的素质。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能源、浪费金钱的“吉尼斯”,颇像恶性肿瘤,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起着恶劣的影响。

在这样的“吉尼斯”记录面前,我们到底有几分光荣与自豪?中国人,请别太“吉尼斯”了!

摘自《莫愁》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称霸110米栏,在他之前68年,就有一位中国人参加了柏林奥运会的110米栏比赛,他就是林绍洲。这位昔日赫赫有名的“跨栏王”在成都默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中国首个“跨栏王”

1904年,林绍洲出生于遭日寇统治的中国台湾省台南市。其父林霖川曾为晚清时期清政府派驻台湾的武官。《马关条约》签订后,林霖川弃政从商,在台湾从事药材生意。当时,林家在台南颇有声望,林霖川一度担任台南商会长。

即使林绍洲出身于豪门,但在台湾,他仍被视为“二等公民”。在林绍洲就读的台南市第二中学,日本学生骄横跋扈,对中国学生,轻则嘲讽谩骂,重则拳脚相加。生性刚烈的林绍洲常为此打抱不平。1925年的一天,正当一个日本学生欺辱一名中国学生时,忍无可忍的林绍洲挺身而出,将日本学生痛打一顿——真是大快人心。但是,正因为此番义举,林绍洲被校方开除了。

为了不耽误学业,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报复,林绍洲被迫偷渡到福建厦门,投靠到叔叔家中。在厦门,林绍洲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厦门大学集美农师班半工半读。此时,林绍洲的体育天赋逐渐展露。田径、柔道、拳击,他样样精通。起初,他曾专攻标枪,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成绩突破50米大关的运动员之一。后来,因在投掷标枪时不慎拉伤右肩,林绍洲又改练跨栏。意想不到的,这次“改行”让林绍洲的体育生涯逐渐走入顶峰。1930年,他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4年,他又参加了在菲律宾举办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1935年,在旧中国第六届全运会上,林绍洲获得110米栏冠军。这也是他第三次(旧中国第四、五、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全国运动会上获得110米栏冠军,为此,他获得“跨栏王”的美誉。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亲自为他颁发奖牌。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即将在柏林召开。为了避免出现上届奥运会刘长春“单刀赴会”的尴尬局面,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奥运代表团,林绍洲名列其中,同时,他也是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位台湾省籍运动员。7月20日上午9点,林绍洲随代表团抵达柏林,并入住奥林匹克新村宿舍。8月5日下午4点半,

刘翔“师祖”

男子110米栏预赛开始,林绍洲的成绩为15秒7,小组赛中被淘汰。柏林奥运会上,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风光无限,一人获得4枚奥运会田径金牌。于是,趁着比赛间隙,林绍洲在赛场上找到欧文斯,向他咨询美国运动员的跨栏技术。欧文斯被这个谦逊的中国小伙子所感动,不但指出林绍洲跨栏时后腿动作差的弱点,分别时,还送了一件衬衫给林绍洲做纪念。

参加完1936年奥运会回国后,林绍洲想的是来年再战欧文斯。可事与愿违,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绍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几经辗转,他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谋到体育教师一职,暂时有了较为固定的职业。其间的1945年,他与陈碧华女士结婚。

贺龙三请“跨栏王”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成都时,林绍洲和其他官兵一起毅然起义,参加了解放军。随后,他们被编成改编集训大队,在成都附近的新都一边劳动、一边改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林绍洲曾主动要求加入志愿军,但考虑到他当时已年近五旬,组织上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同意派他去修成灌(成都到灌县)公路。参加志愿军未果,从灌县回到成都后,林绍洲失业了。当时,他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林绍洲干起了拉板车的行当。拉板车的微薄收入,仅能解决温饱问题。8个人挤在三道街50号一间20平方米的简陋平房。

与此同时,在离成都不远的重庆,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正在翻阅一本体育杂志。贺龙喜欢体育,这是那队里是出了名的。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大军区之间经常要举办体育比赛,为此,工作之余,贺老总经常翻阅和体育有关的报纸、杂志。他希望全国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全聚西南军区。此时,贺老总的目光集中在一张照片上。照片里的男运动员正敏捷地跨过一个栏杆。“跨栏王,林绍洲,这个人一定要找到!”贺老总念叨了一句。

过了一段时间,在成都三道街50号的院子里,于剑峰受贺老总之命特地从重庆赴成都,请林绍洲出山——到西南军区体工队担任田径教练。终于剑峰第三次赶到三道街50号时,见到了林绍洲。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林绍洲锁上房门后,便带着妻儿,

大包小包地走出三道街50号,直奔成都火车站。第二天早上,当林绍洲全家到达重庆火车站时,两辆军用卡车在此等候多时,一群解放军战士,有的帮着拿行李,有的帮着抱孩子。随后,大家驱车前往西南军区体工队所在地——重庆歌台子。没过几天,贺老总便亲自登门拜访林绍洲。再后来,贺老总成了林家的常客,当他听说林绍洲家人口多、经济较困难时,每次临走,总会悄悄在桌上留下二三百元钱。

建国后首位跨栏教练

“跨栏王”林绍洲刚到西南军区体工队时,田径队里还无人专攻110米栏。一次,在观看一场西南军区内部的排球比赛时,贵阳军区的一名队员深深吸引了他。这名队员腿长、弹跳好、爆发力强,假如改练跨栏,也许大有希望。一打听,这名队员叫罗人文,贵阳军区排球队长。林绍洲爱才心切,多方“活动”后,使罗人文成了自己的“嫡传弟子”。再后来,林绍洲又陆续挖来杨毓洪、邓启、廖咸曦3名队员。他们与罗人文一起,成为新中国第一批110米栏专业运动员,而林绍洲毫无疑问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位110米栏专业教练。

为了提高队员的栏上技术,每次训练时,林绍洲总要在栏上放一块小石子。队员跨栏时,必须用臀部将石子碰到地上,但还要确保高栏不倒。林绍洲向队员们解释,解放前,这项技术叫“擦栏”。因为在跨栏时,若跨得太高,会延误脚的落地时间,跨得太低,则会将栏碰倒。“擦栏”才是跨栏时的最理想状态。当然,仅仅提高技术是不够的。看到队员们天天吃食堂,林绍洲总是担心他们营养不够。于是,他隔三岔五地让妻子熬好甲鱼汤、鸡汤、排骨汤,然后把队员叫到自己家中,“强迫”他们喝完。

1955年,全国顶尖的田径选手齐聚山东青岛,进行交流比赛。110栏比赛时,罗人文领先第二名10多米到达终点。为何成绩相差如此悬殊?原来,直至当时,全国就只有林绍洲在带队员专攻110米跨栏。

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原因,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隔离状态。为此,林绍洲和故乡彻底失去联系,因为他们连通信的机会都没有了。1987年11月,林绍洲辞世后,被安葬在灌县的一座公墓里。墓碑上有这样一副对联:忠诚体育事业献毕生心血育成桃李争艳,落叶竟未归根魂系台湾岛堪千古长恨。

摘自《宽报》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像所有求医的父母亲一样,只要打听到一丝希望,母亲就不惜一切去尝试。就这样试了很多种药,都没有作用。小孩的病逐渐恶化,原本瘦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小孩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小孩七岁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确诊,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没有人能说得出口名。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只有母亲。

只有母亲走的小路

治病花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一天,母亲又打听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老中医,他的药可以治好小孩的病。小孩服过以后,果然有些好转。只是,老中医的药很贵,母亲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只有靠每天上山砍柴这种最原始的手段,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一般人的中药,都是熬了三遍就弃渣,可是母亲往

要熬七到八遍,淡到实在没有味道了才舍得倒掉。男孩发现,母亲每次都把药渣倒在马路上,被过往行人踩得稀烂。他问母亲为什么,母亲告诉他,让人踩你的药渣,就把你的病气带走了,这样你就好得快些。

男孩说,这怎么可以呢?我宁愿自己一个人生病,也不想别人得这种病。果然,此后母亲不把药渣倒

到或口译来不及查,则可视情况现场直译或意译,事后再推敲较好的译法。

改革开放后,我国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中央领导人会见的外宾也越来越多,很自然的,高级翻译们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最亲密的同事。有些重大事情,全国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翻译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番“先得月”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挑战性和压力,一般人恐怕很难承受。

高级翻译不好当

似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一句雷宁却没听懂。佩雷斯重复了一遍,雷宁还是没听懂,而此时在座的其他人都听懂了。

翻译费胜潮也有件尴尬事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费胜潮顺畅地翻译过来。可是翻译过后全场哈哈大笑,大家的笑声让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又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地和同事们说:“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

“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比如说:‘三讲’、‘三个代表’? 张建敏坦言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翻译这些词汇,难以在外语里找到对应的词,有时难免会说些中国式的英语。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想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高级翻译们说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多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可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

仍不知足,从专科念到本科,又一步步从硕士念到博士……

男孩感到羞愧,他暗自下决心,要以父亲为榜样,振作起来。第二年,男孩以优异的成绩被一所大学录取。

大二那年,男孩被推荐加盟巨石音乐公司。

第一次试镜,父亲陪他,多少消减了他初试镜的紧张。父亲还让男孩带上第一次获奖的证书。见男孩不同意,父亲便笑着劝他:孩子,对每个人来说,人生的第一个奖都是大奖。男孩听了父亲的话,带上了获奖证书。

那一次,男孩和新搭档在录音棚里合唱《你是唯一》,意想不到的,掌声很热烈,其中一名大牌歌星还跑到来自男孩的父亲说:你儿子很有潜力!当时,男孩注意到父亲眼里闪烁着自豪和欣慰的光芒,

得很好的大书法家,都是不会握毛笔的,你如果发现多了,就会发现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握笔习惯。指掌虚实,能让初学者更加容易熟悉和掌握一些基本笔画的写法,等你练到了一定的境界,把这些磨练出来的工夫都吃进了笔墨,那么你怎么握笔,其实反倒不重要了。”

说完这些,他又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字也能写成启功先生那么好,你也可以不指掌虚实。但是那之前,如果你不坚持正确握笔,恐怕你永远也难以达到那个境界。”

摘自《辽宁青年》

马路上了。

日子就在母亲无数的砍柴与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有一天,男孩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站起来了!他跌跌撞撞地冲向后门,想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还在深山砍柴的母亲。

推开门,是一条通往山里的小路,水晶一样的月光静静垂下来,路面铺满着一层厚厚稀烂的东西,是药渣。那条路少有人走,只有母亲每天砍柴时经过。

摘自《新世纪文学选刊》

高级翻译不好当

似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一句雷宁却没听懂。佩雷斯重复了一遍,雷宁还是没听懂,而此时在座的其他人都听懂了。

翻译费胜潮也有件尴尬事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费胜潮顺畅地翻译过来。可是翻译过后全场哈哈大笑,大家的笑声让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又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地和同事们说:“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

“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比如说:‘三讲’、‘三个代表’? 张建敏坦言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翻译这些词汇,难以在外语里找到对应的词,有时难免会说些中国式的英语。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想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高级翻译们说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多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可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

仍不知足,从专科念到本科,又一步步从硕士念到博士……

男孩感到羞愧,他暗自下决心,要以父亲为榜样,振作起来。第二年,男孩以优异的成绩被一所大学录取。

大二那年,男孩被推荐加盟巨石音乐公司。

第一次试镜,父亲陪他,多少消减了他初试镜的紧张。父亲还让男孩带上第一次获奖的证书。见男孩不同意,父亲便笑着劝他:孩子,对每个人来说,人生的第一个奖都是大奖。男孩听了父亲的话,带上了获奖证书。

那一次,男孩和新搭档在录音棚里合唱《你是唯一》,意想不到的,掌声很热烈,其中一名大牌歌星还跑到来自男孩的父亲说:你儿子很有潜力!当时,男孩注意到父亲眼里闪烁着自豪和欣慰的光芒,

水沸腾了,一缕缕白气向空中飘散……男孩不明白,打铁与自己是否再学音乐有何关联?这时,父亲说话了:孩子,你看水是冷的,铁却是热的,热铁遇到冷水,两者就展开了较量——水想使铁冷却,铁却想使水沸腾。现实也是如此,你现在的处境好比冷水,你就是热铁,如果你不想被冷却,就得让水沸腾!

男孩如醍醐灌顶。1992年,男孩迎来了事业的曙光,在专辑中,一首主打歌一炮走红。1993年,男孩登上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专辑《心事》的发行量突破了500万大关。

男孩就是1996年获得台湾第七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亚太地区最受推崇男歌手奖、歌唱《爱如潮水》的“情歌王子”——张信哲。

摘自《当代青年》

得很好的大书法家,都是不会握毛笔的,你如果发现多了,就会发现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握笔习惯。指掌虚实,能让初学者更加容易熟悉和掌握一些基本笔画的写法,等你练到了一定的境界,把这些磨练出来的工夫都吃进了笔墨,那么你怎么握笔,其实反倒不重要了。”

说完这些,他又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字也能写成启功先生那么好,你也可以不指掌虚实。但是那之前,如果你不坚持正确握笔,恐怕你永远也难以达到那个境界。”

摘自《辽宁青年》

得很好的大书法家,都是不会握毛笔的,你如果发现多了,就会发现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握笔习惯。指掌虚实,能让初学者更加容易熟悉和掌握一些基本笔画的写法,等你练到了一定的境界,把这些磨练出来的工夫都吃进了笔墨,那么你怎么握笔,其实反倒不重要了。”

说完这些,他又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字也能写成启功先生那么好,你也可以不指掌虚实。但是那之前,如果你不坚持正确握笔,恐怕你永远也难以达到那个境界。”

摘自《辽宁青年》

启功不会握毛笔

见到启功先生那年,是去北京开一次笔会。不知道文联如何请出了老先生,要他给文联题词。

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书法,其实只算站在门前看着前人的碑帖自己摸索的阶段,写出的字毫无根骨。找了一名我们当地的书法协会会员指点后,才知道要从点、横、撇、捺练起,而且还要时刻在写字中注意握笔的虚实、手法。

因为有了这些练习上的困难,启功先生题词的时候,我就格外地注

意。作为现代最好的书法大家,我想他的握笔定有独到之处。甚至于在启功先生进门的时候,我特意跟前排的友友换了座位,离主席台又仅两步之遥,这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宣纸铺好,砚墨兼备。先生凝神,提笔,笔走龙蛇。就在大家关注先生成字的时候,我却发现了启功先生的“指掌虚实”似乎与别人教的不符,而且与那些书帖上的要求,也有很大的距离。

是别人误我,还是启功先生真的不会握毛笔。看着我有些错愕,他接着说:“其实很多字写